



# 關於「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 功德意供養塔天生因緣變

幻生

## 讀敦煌膠卷筆記之四

（續上期）  
歸土又實言各式面容，皆其與宗姓土，（不轉業）  
全歸（續上期）與宗姓土，（不轉業）  
佛道：

佛道：

汝今早合捨女身，只爲前生障佛因

大（火？）急速須歸上界，更莫紛紜惱亂人

魔女不信世尊之言。謾發強詞，輕惱於佛，爾時世尊舒

金色臂，指魔女身，三箇一時化作老母。眼而朱盞，面似火

搏，額潤頭五人骨。高鼻曲髭，黃齒黑眉，白口青面，皺如

皮裏囊髓。項長一似筋頭鏈子，渾身錦繡，變成兩幅布裙。

頭上梳釵，變作一團蟻虱。身權項縮，恰似宮凍老鴉，腰侃

腳長，有似過秋穀鷄。渾身咲具，是甚屍骸。三箇相看，面

無顏色。心中不憤，把鏡照看，空留百醜之形，不見千嬌之

貌。魔女不取世尊言教，惱亂如來，變却姿容，道何言語：

不是天爲孽，都緣自作災

嬌容何處去，醜陋此時來

眼裏青如火，胸前瘦似魅

欲歸天上界，羞見醜頭顱

魔女三人，變却婦娥之貌，自慚醜陋之軀，羞見天宮，

求歸不得，遂即佛前，踟躕啓（白）再三。當示（爾？）之

時，道何言語：

不悟前生業障深，直來下界詣雙林

蓋爲父王恩義重，不料魔家力未強

惱亂如來多罪障，容儀變却受怨沉

惟頭釋迦生慈憫，捨過莫記生念心

佛以慈悲廣大，有願尅從，捨放前愆，許容儀（悔）。  
與舊時之美質，轉勝於前，復婉麗之容儀，過於往日。

我佛慈悲廣大願，爲法分形普流傳

魔女三人聘姿容，變却當初端正面





文開讚，繼之以發願文，然後以韻散間出的方式敘述佛陀的降魔故事，最後有解座文，與「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體裁完全相同。我們根據研究者的報告來看，法國的這個卷子，與英國的這個卷子相同的。但二者是否為一原卷的兩個寫本，我們未能見到法國卷子之前，沒有親自做過校勘對照，一時無法肯定。不論二者的文字是否完全相同，但故事的情節與體裁，既然相似，足見這二個卷子是同一淵源的。法國的卷子既見破魔變單獨流行，則更證明我們的看法，破魔變文不屬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所有。

×

×

×

關於破魔變文，我們已將它底全文引錄在上一節中。變文的內容情節，一目瞭然，明白可曉。一個從事治學研究的人，應該再對破魔變文的內容，做一番經典依據的考察，說明變文的根據與來源。本節所談，專就此一問題畧加論列。

依據經論中的記述，「破魔」亦稱「降魔」。降魔，原為佛陀「八相成道」之一。釋尊於菩提樹下，成道之際，魔王波旬，恐怖驚懼，欲來擾亂阻擾，終為佛陀降伏。此一故事，為一極著名之傳說，佛經中記載甚多。我們綜計記述此一故事之經典，有如下數種：

- 一、東吳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見大正三·四七七上——下）
- 二、西晉竺法護譯「佛說普曜經」卷五及卷六，召魔品與降魔品。（見大正三·五一六下——五二一下）
- 三、東晉佛陀跋馱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二觀相品。（大正十五·六五〇下——六五三中）
- 四、北涼曇無讖譯「大方等大集經」卷四十三日藏分。（大正十三·二八四——二八五下）
- 五、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讚」卷三破魔品。（大正四·二五上——二六下）
- 六、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雜寶藏經」卷七——佛在菩提樹下魔王波旬欲來惱佛緣。（大正四·四八一——下）

七、劉宋釋寶雲譯「佛本行經」卷三降魔品。（大正四·七六上——七九上）

八、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三。（大正三·六三九下——六四一上）

九、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二十六至三十——向菩提樹品，魔怖菩薩品、降魔品。（大正三·七七五上——七九二下）

十、唐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卷九降魔品。（大正三·五九〇中——五九五上）

十一、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五。（大正二四·一二三上——一二四中）

十二、宋法賢譯「佛說象許摩訶帝經」卷六。（大正三·九五〇上——下）

這些經中，記述的降魔故事，文字長短不一，短的只有數百字，長的有二萬多字。綜觀破魔變文的內容，大抵採用這些經典的素材而來的。我在「談押座文」一文中說到，「變文」與「講經文」是不同的。講經文是依據佛經的經文逐段逐段敷演講解的，變文是採取佛經的故事大要推演演繹的，這是二者的區別。我們對觀破魔變文與佛經的經文之後，更加證明了我們的這一分別。因為變文不是依據經文的段落次第而來，所以，寫作自然，內容的取捨，可由作者自由處理，故事的情節，不一定完全與經文相同。我們就破魔變文與上列各經的經文做一比觀，可以看出故事敘述的層次有一明顯的不同。

依據變文的故事情節，釋迦在雪山六年修行，後至熙連河沐浴，接受牧羊女獻供，到菩提樹下靜坐，震動魔宮。魔王觀看下界，既不見五逆之男，又不見孝順之子，唯見釋迦欲成正覺。因此，魔王口中思惟道，『若是交他化度衆生，我等門徒於役佛裏，不如先集徒衆，點檢魔宮，惱亂瞿曇，不交出世。』所以，魔王動員百萬徒衆，各路人馬，直奔菩提樹下，擾亂佛陀。可是，這班烏合之衆的魔兵魔將，看來威風凜凜，猙獰可怕，然而經不起佛陀的神力顯示，立即敗下陣來，各自退却，倒戈相向。魔王

悶悶不樂，因之，三位魔女，替父嬈亂佛陀，各施淫詞挑逗，亦未得逞。這是變文故事的大要。從變文的情節上看，非常簡單，先施魔王，後用魔女。就文字的著筆觀之，寫魔女部分的文字，超過寫魔兵的部分。顯然地，這篇破魔變文的主旨，是以魔兵為枝葉襯托，而以魔女為骨幹主體的。我們再看佛經的經文，除了佛陀跋祇羅譯的「佛說觀佛三昧海經」，與義淨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其故事情節完全與破魔變文相合之外，其他諸經，都是先寫魔女，而後使用魔軍，這是二者的相異之處。佛經中的記述，以破魔大軍為主體，魔女只是陪襯。變文的故事情節，不一定合於佛經故事層次的。這說明了變文作者，對故事表達的重心不同。

現在，我們依據破魔變文的文字層次，逐段逐段地與佛經經文作一對照，說明變文的根據，以及說明變文與經文的詳畧同異之處。

變文的開始，有一段類似引言的文字，用簡單的筆墨，說明了佛陀棄捨王宮，雪山修道，六年苦行，當臘月八日沐浴於熙連河，接受牧女獻乳等事。這當然是變文作者的叙白，做為變文的起頭，我們不用視為本於何經而來的。

變文故事的開端，是由「纔登座上，震動魔宮」為起始。震動魔宮的情狀，方廣大莊嚴經、普曜經等，都說魔王於夢寐中見到三十二種不祥的變相，叙述甚詳。象許摩訶帝經，則謂「魔宮中有二種旗：一名喜相、二名疑相。動有所表。時疑相旗忽然搖動」(大正三·九五〇上)。過去現在因果經則記：「第六天魔王宮殿，自然動搖。」(大正三·三六九下)變文則以「震動魔宮」一語表過，這是變文的省畧處。此外，觀佛三昧經、方廣大莊嚴經、普曜經，皆記佛陀有意召魔王來至，以便降伏；變文對此，未予提及。此為變文不同之處。

其次，變文叙述魔王阻擾佛陀證道的根本原因說：

魔王既觀下界，又不見五逆之男，又不見孝順之子，為(唯?)見我南閻浮提淨飯大王悉達太子，或登正覺之時。魔王口中思惟道：『若是交他化度衆生，我等門徒於役佛裏

，不如先集徒衆，點檢魔宮，惱亂瞿曇，不交出世。』(見「敦煌變文集」二六八頁)

經文記載與此相似的，有如下諸經之文：

過去現在因果經云：『於是魔王心大懊惱，精神躁擾，聲味不御，而自念言：沙門瞿曇，今在樹下，捨於五欲，端坐思惟，不久當成正覺之道；其道若成，廣度一切，超越我境；及道未成，往壞亂之。』(大正三·六三九下)

方廣大莊嚴經云：『魔王波旬，從夢寤已，遍體戰慄，心懂恐懼，召其大臣而語之曰：我聞空中聲言：釋種太子，出家學道，苦行六年，坐菩提座，當成正覺。其道若成，必空我境，汝等軍衆，宜往其所，而摧伏之。』(大正三·五九〇下——五九一上)

按：此段經文之後，有七言八句偈頌：變文後亦有七言詩八句。雖然內容不同，而形式頗為相似。

佛本行集經云：「是時魔王波旬，內心生大恐怖，即作是言：應此剎利釋種之子，欲得除滅我之境界，若彼勝我，在於我前，必教諸人令得涅槃，為諸人說涅槃方便，使我境界當成虛空。而彼即今，未得淨眼，在我境界，我今須作勤劬方便，令其所行，退失起走。而說偈言：

彼今若得成菩提，便廣為他說正法。即當損耗我境界，衆人既得正路開。自然使我境界空，境空我則成寡婦。其今未得清淨眼，乃復住我境界中。我應速疾往彼邊，先作障礙破其事。猶如河水來未至，逆須預造作橋樑。』(大正三·七七九中)

大方等大集經云：『爾時魔王自觀察已，見諸欲界，一切宮殿，皆悉空寂；欲界之中，所有諸天、人、非人等，皆悉集在於瞿曇所，而坐聽法；惟有阿修羅未到於彼。而作是言：我今當與諸阿修羅，俱詣彼所，令其會衆，皆悉惑亂，不得正信，勿使瞿曇教彼大眾諸法如幻，不去不來，不合不散，不生不滅，令我欲界，皆悉空寂。』(大正十三·三〇四下)

(未完待續)